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諸子全譜

楊素山書局發行

商子目錄

卷一

更法

墾令

農戰

去強

卷二

說民

算地

開塞

卷三

壹言

錯法

戰法

立本

兵守

新令

修權

卷四

來民

刑約

賞刑

畫策

卷五

境內

弱民

篇亡

外內

君臣

禁使

慎法

定分

商子卷第一

秦商 鞅撰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

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懇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竊情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竊情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竊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

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情民不竊。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情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爽。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徧急之民不鬪。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教。民不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

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務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民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輿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為國家者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

以求貨也。然則下官之莫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眾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王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脩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居愒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情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商民善。化技藝。

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蟻蚋蠅。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蟻蚋蠅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擗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

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眾。眾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強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蠹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蠹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蠹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

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罰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弱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眾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商子卷第二

秦商 鞅撰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為言。難為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

淫則有蟲。有蟲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蟲。國久強而無蟲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志。啟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葆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有餘。故曰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君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

山澤財物不為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眾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數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數澤谿谷足以供其利，數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為鄰敵。臣故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天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且非生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奏，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數，農出

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木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修。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式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戰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戰

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奪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微倖於民上。徵於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欲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皆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賞爵以稱臣。論榮舉功以任之者。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執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陰陽民險。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